

香港海港经济的变迁

廖秀冬

香港大学校长可持续发展资深顾问

香港特区政府环境运输及工务局原局长

香港是由海洋环抱的，在过去的一百年里，我们经历了很多大的变化，包括社会的，以及我们和海洋的关系。1850年，香港只是一个有大约3000个渔民的小渔村，主要经济活动就是捕鱼。在过去的一百年里，香港从小小渔村到东方明珠，已成为贸易城市，一个国际大都市，并提供非常高端的金融服务和其它服务。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？我们给海洋做了哪些事情呢？

必须要承认的是，香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。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，建立有海洋资源管理的框架。从1850年至今，香港的人口从7000人增加到现在的700万，我们必须不断推动法律法规的完善，不断恢复维多利亚港的土地，这样才能让我们容纳更多的人，使他们不断来香港淘金、发展。

香港直到1997年才制定了保护维多利亚港的规定，现在我们已经禁止任何在维多利亚港的建筑和其它开发活动，这个成本是非常高的。围海造地是非常容易的，但在此过程中，很多沿岸的栖息地都被清除掉了，对于生态系统造成很大破坏，不是一个可持续的方式。同时，我们也制定一些政策以发挥香港港口的重要地位，成为世界级的港口。由于港口的发展，维多利亚港已经成为一个导航的重要渠道，在那里找不到任何鱼类。香港的土地利用规定，多数人都认为比较合理，符合我们的发展要求。

关于污水处理问题。上世纪70年代初，政府的工程人员负责基础设施开发，他们认为海洋的弹性是非常大的，是最好的污水处理体系，可以随意排放民用废水，大自然会解决这些问题，从而使得维多利亚港成了一个污水集散的，即使现在还有污水直接排放到维多利亚港的情况。

对于香港来说，渔业不是重要的行业，但我们也重视渔业的保护，通过法令尽可能保护海洋环境。我们最近也开始禁止拖网渔船，这种拖网作业意味着从海底捞起所有的大鱼、小鱼，不管它的尺寸大小、不管鱼类的发展阶段，这样的话对于海洋的生态环境造成很大影响。我们实施了一些近海许可证制度，但执行中需要与邻近地区合作来执行。渔业变得越来越困难，因此香港水域的整体渔业也成为问题，水产养殖就成为可行的方式，推广到越来越多的地区。同时，滥用鱼药、抗生素、荷尔蒙激素，这些都造成了对水域的污染。此外，污染排放导致了水体重金属污染。在一段时期里，我们发现养殖的牡蛎中铬的含量特别高，后来我们清理了工业污染排放，再对牡蛎体内进行检验，就没有重金属残留的问题了，但是我们看到现在上游又出现了类似的问题。

我们知道，鱼类就像游客一样，一群一群的游来游去，发现好的地方它们就会长期生存下来。因此，我们建立了人工珊瑚，吸引更多的鱼类来这里生存。同时，我们放了这么多人工结构，就限制了拖网捕鱼，是一个很好的保护渔业的方式。

在海洋渔业方面，我们有一些教训，也有一些好的做法。我

们在深圳湾建立了世界上最大、生物多样性最多的湿地，来自南极的、澳大利亚的候鸟经过这里，再飞到加拿大。我们对这些候鸟进行取样，计算出每年这里候鸟的种类和数量，生物学家、生态学家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研究项目，测量候鸟在香港停留的时间，以保证它们有足够的食物。深圳随着发展也意识到湿地的作用，在湿地周边的住宅是深圳最贵，因为这里的景色好，空气好，而且这里非常安静，因此，保护这样的自然地并不是与经济收益相违背的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我们还建立了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库，以了解物种的情况。其中一个海洋公园，中国白鳍豚受到该项目的保护，目前已有300多头，可以确定每个个体的身份。

众所周知，我们都需要前瞻性的眼光、高层的政策来保护和管理海洋资源以及生态系统和栖息地，对于中国人而言，我们都喜欢美食，我认为这是生活质量的一方面。海洋当中提供的美味多种多样，我们需要深入思考设计的政策进行宏观的管理中国地理的视角，同时还希望结合当地实际发挥作用，而不是空中楼阁，是一些无法实现的项目。我们今天都听到了一些引人思考的发言和讨论，但是我还想恳请大家优先关注目前所考虑的事情，如何有效开展措施而不是坐以待毙。当然了，扭转趋势需要更长的时间，但我们了解到空气污染，管理方面是设定一个监督指标体系，也许针对海洋水质来说，也有类似的措施。我们刚才就听到了一个发言人当中，列出了在当地的监控设施，我们也许可以由一种标准化的方式或数据库，根据地图来进行设计，这样的话各地的

管理机构都可以收集数据，希望能够持续监督。我觉得CMS这种在线监督的功能非常好，有这样的体系大家就可以直接读数，直接交流数据，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目前的状况，知道基线的水平，并且了解未来的目标。第二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库，各地都有海洋生态的利益，包括沿海地区的情况，都需要设立生物多样性的数据库。设计这样的数据库并不容易，有很多工具可以发挥作用，但需要专长、技能和知识，经过多年的努力建立起多样性的数据库，一定了解到多样性的情况，就可以更好地规划下一步的工作以及是否需要进行补偿。一旦出现生态系统问题的话，需要补偿，补偿的话如果没有基线是非常困难的。在香港，我们进行任何的管道，比如说海底，渔民都知道如何提出补偿的价格，我们就有一个生态系统的影响，我们要了解他们鱼苗死亡的情况和密集的情况，当然了，一直都有各种各样的争议，我们能否确定生态比较明显的地区，来保护这些地区，从现在开始就要保护，而不需要对所有措施非要找个充分的理由，因为这些都是不可逆转的。比如说如果忽视工业污染的话，永远不可逆转变化的趋势。还有一个，在上海的崇明岛，那里两年多的时间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不仅能够保护，还能够进行主题教育、学生的教育等积极作用，下一代可以了解到生态保护和生态保护的重要意义。下一代的教育当中就应该融入这些想法，在香港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教育下一代、教育儿童，各个学校都要到实地进行参观，每两年参观一次，学生就会了解到为什么进行鸟类的保护，为什么生态系统这么敏

感。

因此，我想我们可以确定出一些优先考虑的工作来开展措施。因为海洋的环境，有的时候想起来特别遥远，而有些人不好理解，对于他们的生活没有产生直接的影响，对于发展的项目没有直接影响。